



## 那些年我挑灯夜战

赵磊明

在岁月长河中,历经50余年风霜雨雪的洗礼,我越来越坚信:读书恰似一把开启命运之门的神奇钥匙,它真的可以改变命运,也正因为如此,我时常想起挑灯夜战的那些日子。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童年的生活被贫穷紧紧束缚。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书籍于我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记得那时,哪个同学要是拥有一本连环画,他在班级里的地位立刻就会飙升——大家都会去找他,排队等着借阅。

第一次渴望拥有一本书是在供销社的书店看到《岳飞传》时,我很想把它买下来。那时,供销社正在收购黄芩、半夏等中药材,恰巧我们村后面的山上有。秋收时节,放学后或者周末,我就会带上锄头,漫山遍野地去找这些药材。每挖到一株草药,心中便泛起一阵雀跃,仿佛离那本梦寐以求的《岳飞传》又近了一步。采回来的药材需要精心处理:黄芩要摊开晾晒,半夏则要耐心地手工去皮后再晒干。最终得到的药材成品是颗颗饱满、洁白如玉的。就这样,凑够一斤、两斤,再拿去卖给供销社。

终于,我凑够了钱,买到了那本心仪已久的《岳飞传》。当我双手捧着那本书,闻着那淡淡的墨香时,内心仿佛被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填满。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页,岳飞那精忠报国的故事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闭塞狭小的世界。我沉浸在书中,忘记了生活的艰辛,忘记了身体的疲惫,仿佛与岳飞一同驰骋沙场,感受着他的豪情壮志与爱国情怀。

在巡龙小学上学时,学习条件很艰苦。教室是原来的榨油厂改造的,我们班的教室是最北边的一间破旧瓦房,墙壁斑驳,窗户上糊着的报纸被风一吹,发出呼呼的声响。每到冬天,寒风就像一群调皮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涌入教室。尤其是下雪天,雪花从瓦缝中飘进教室,落在脖子上,让人忍不住打哆嗦。教室里仅有几张破破烂烂的桌椅,由于不够用,就实行“谁先到谁坐”的规则。从我们村到学校有两公里左右的路程,因此,我们赶到教室时,座位早就被先到的同学坐满了。我常常坐在教室最后面的草墩上听课,在膝盖上写作业。但即便如此,我依然如饥似渴地学习

着,用冻得通红、生了冻疮的小手,紧紧握着笔,一笔一画地书写着对知识的渴望。

小升初考试是在集镇上的洒渔附属中学进行的。那一天,我坐上了单人桌、单人椅,心里别提有多畅快了,顿时有了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很是兴奋,连平时不会做的题,都绞尽脑汁地写上了答案。超常发挥下,我竟然考了全班第三名,顺利升上了初中。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读书成了我改变命运的希望之光。

我的初中是在洒渔附属中学读的,也就是现在的洒渔示范小学,由于离家有3.5公里远,我们都住校。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晚上自晚自习时,都是自己用煤油灯照明。两三个同学围在一起挑灯夜战,在教室里自学到晚上11点左右才回宿舍,鼻子经常会被煤油灯的油烟熏得黑黑的。遇到煤油紧缺时,还要托关系才能买到,那昏暗的煤油灯,照亮了我们漫长的逐梦之路。

当时想看的小说也很难弄到。记得有一次借到了两本《天龙八部》,那天恰好是周六,我点着煤油灯通宵达旦地看,一口气把它们读完。从那以后,我豁然开朗,写作能力突飞猛进,无论老师布置什么样的题目,都能迅速构思出内容。临近中考前半个月,我开始把自己关在家里专心复习,白天学累了就做家务,晚上继续在煤油灯下复习到11点。有一天晚上,我甚至在梦里解开了一道几何题——白天没做出来的题目,梦里竟通过画一条辅助线找到了解法。经过日积月累的努力,我最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昭通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了一名人民教师,任教12年后又转型成为了一名记者。

在昭通地区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让我尽情地畅游在书海里,3年间我借阅了数百本书籍。每当我翻开一本书,就像推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那里蕴藏着无尽的知识宝藏,等着我去挖掘。书中的故事和人物,他们的经历与智慧,都深深地影响着我。通过阅读,我不仅开阔了眼界,还与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汲取着他们的智慧与力量。读《平凡的世界》,我看到了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他们在

苦难中挣扎,在挣扎中奋进,让我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在于奋斗;读《百年孤独》,我沉浸在那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里,感受着一个家族的兴衰与岁月的沧桑,促使我对时间和生命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人们常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可事实是,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而有的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到达那个梦想之地。对于众多出身平凡的人来说,读书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古往今来,无数寒门学子通过刻苦读书,走出了大山,摆脱了贫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用知识武装自己,用知识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悬梁刺股、韦编三绝、目不窥园等典故,无一不在诉说着古人勤奋好学的精神,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如今,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已今非昔比,不仅提供免费的营养餐,还配备了完善的教学设施。回想我们读初中时,吃饭要自己背着苞谷到学校食堂换取饭票。那时最常见的伙食就是苞谷饭配洋芋丝汤或酸菜红豆腐,一碗苞谷饭浇上一勺汤,苞谷皮总是会浮在表面。每到周六,饭票常常用完了,我们只能饿着肚子上完上午的课,再步行回家吃“早饭”。如今,每每看到有的学生拥有那么好的条件却不好好读书,我都不禁为之惋惜。“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他们不知道,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是改变命运最好的途径。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常常在想,假如少年时的我没有挑灯夜战、刻苦读书,如今的我可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大地为伴,成为一名苹果种植大户;又或者到广州、深圳等地,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打工者。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命运就像一场未知的旅行,而读书是我们手中的地图,它能指引我们避开人生的暗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无论生活多么忙碌,都不要忘记翻开一本书,让那些优美的文字滋润我们的心田,改变我们的命运。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加油吧,少年!

决心和意志。

《文讯月刊》的特色之处在于其深刻的地域文化烙印。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所处境遇,使学者们更多地关注贵州和西南地区的社会风貌、民族文化和自然资源,形成了具有贵州地域特色的研究成果。此外,《文讯月刊》中关于高校内迁的记载、学者们在艰苦岁月中的生活故事以及战时学术的发展建设等内容,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地方发展史以及教育史的“第一手资料”。

可以说,《文讯月刊》打开了战时贵州的学术思想空间,呈现出鲜明的抗日救国主题和多元思想交融特点,充分展现了战时中国知识分子学术救国、科学报国的行动与思考。据统计,《文讯月刊》从1941年创刊到1948年停刊,共发表文章近千篇。这一庞大的学术产出,不仅为战时中国和战时贵州保存了珍贵的学术资源,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原始史料。《文讯月刊》所体现的学术研究、科学探索与民族救亡相结合、科学探索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治学宗旨,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历史彰显,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构建与形成。

《文讯月刊》诞生于特殊年代,影响遍及西南乃至全国。钩沉、整理该刊物,以出版时间为序影印出版《〈文讯月刊〉全编》,不仅能让学术界看到该刊从创刊到停刊的全过程,窥见其不同时期编辑风格的流变,还能为学术界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推动多学科研究。可以说,《〈文讯月刊〉全编》是一部填补战时文艺期刊整理与研究空白的作品,是当代学者在现代文献整理上的一大贡献。

## 十二月诗(组诗)

曾 颖

### 正月

正月的脸  
贴上门神对子  
气色很新

大地回暖  
泥巴怀春  
有麦在野  
生长发育

生命的家园  
炊烟袅袅  
一切刚刚开始

谁家回门的女儿  
脸上腾起一朵  
昨夜的云

### 二月

二月,一切开张了  
布谷鸟还未报春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所有的借口都用完了  
还是推不掉  
历史惊人地相似

野火烧掉去年的麻烦  
和乌烟瘴气  
一枝桃花说:想开些  
迟早的事

### 三月

春风和燕子同时敲响我的  
门窗  
三月,这个调皮的季节  
被一只轻盈的风筝牵引着  
在故乡的山水间漫游

### 步入三月

我们看到花木嫩嫩的  
心事  
看到被烟柳揉皱的湖面  
舞蹈着金光  
看到小鸟给纯净的乡村  
街来饱满的种子  
看到慵懒的泥土  
尽情享受阳光的吻

### 走进三月

走进纷繁的农事  
走进犁铧划破的土地  
走进城市的茫茫人海  
走进绿色的风中

### 三月

被你新婚的红烛点燃  
高高的天上  
一只鹰拉长了目光

### 四月

心情还在路上  
雨停了  
尘埃落定后  
四月睡成一条河  
时清时浊

黄历很老,有病呻吟  
翻过最痛的那一页后  
四月才不情愿地到来

### 人间四月天

天空很清明  
土地很精神

还是绿肥红瘦  
还是种瓜得瓜  
还是那些浅浅的乡愁

### 五月

五月无雨,天空很窄  
什么都装不下  
端起酒碗

话很大,世界很小  
人们都在绕山绕水地  
歌颂自己

醒了  
蹑手蹑脚地走过五月  
怕惊动那些  
过期的情感

### 六月

荷藕扯扯地开  
水却随心所欲  
淡泊而宁静  
从五月飞过来的蜻蜓  
红得像那条裙子  
点燃即将冷却的血液

村庄站在城市的边缘  
杨柳依依,鸡鸣犬吠  
不卑不亢,穷得新鲜

存在基本是合理的  
就像我一把年纪了  
却仍在写诗  
就像通讯这么好  
你还是失联了  
就像四海无农田  
农夫却仍然活着  
就像万物疯狂地发育  
物种却还是灭绝了

### 六月很小

夏日很小  
尘世很小

### 七月

七月永久地挂在天上  
大地在发火  
石榴花下  
爱情击碎空气  
一个季节的影子  
被折叠成风  
我居住的天空  
挂着千万缕阳光  
小妹把心事晾在  
最灿烂的地方  
亮晶晶的珠子下落  
这好像是最美的眼泪

### 这好像是最美的眼泪

像亮晶晶的珠子下落  
小妹把心事晾在  
挂着千万缕阳光的地方  
我居住的天空  
被折叠成风  
一个季节的影子  
被爱情击碎  
石榴花下  
大地在发火  
七月永久地挂在天上

### 八月

谁的泪,冷冷的  
八月,世间开始降温

### 人生如一片叶子

黄了  
再也不会返青  
不同意也得同意

### 花开花落有你

风云际会有你  
春华秋实没你

### 八月,我在路上

一个人的路  
平平仄仄

### 九月

天很低  
风很碎  
躲避时光的九月  
一片一片落入稻田  
又一片一片复活

一年好景,橙黄橘绿  
一生好景,春华秋实

秋水上涨  
万物调在静音  
天地相敬如宾

### 十月

苹果的心事  
藏在农夫皱巴巴的笑容里  
甜津津的十月  
忘却一切恩怨和内伤

一直在感谢  
感谢日月星辰  
感谢阳光风雨  
感谢土豆玉米  
感谢微笑和温情

秋水不卑不亢  
干净冷艳  
不像沧浪之水  
清兮浊兮

一池往事越洗越白  
一池秋波寻寻觅觅

抬头看  
时光很成熟  
十月,看上去很美

冬月

我把烘笼甩过头顶  
一圈又一圈  
冬,被人间烟火  
熏得热泪盈眶

溜冰的童年  
在一场接一场的雪后  
清清白白地  
生长发育

灿烂于枝头的鸟儿  
天真无邪地叫醒冬天  
季节的漫漫风尘  
被冒冒失失的磷火  
悄悄点燃

一场保质期内的恋爱  
在注定只能怀念的冬季  
抽抽噎噎  
我负主要责任

疼过痛过之后  
明天,我要认真总结  
我要储备粮食和棉衣  
和那些胆小怕事的青蛙  
一道温柔冬眠

### 腊月

太阳冻成一枚柿子时  
山村一直在韬光养晦  
鸡不鸣犬不吠  
锄头休闹犁铧高挂  
炭火上的砂锅咕咚咕咚  
腊肉飘香  
恩怨暂时放下  
一切都等过了年再说

大地蕴藏的生命  
闭关修炼  
蓄势待发  
总有一天  
天空会洒下光和热  
万物会复苏会疯长  
大河会解冻会流淌  
美人会改变世间格局  
桃花会在诗人窗前开放

腊月让我转告你  
请不要轻易离去  
大地真的很寂寞  
有话好好地说

## 烽火岁月中的学术地标

——读《〈文讯月刊〉全编》

肖 静

1941年10月,贵阳文通书局创办了《文讯月刊》,主要刊载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以及其他与出版有关的文字。贵阳文通书局是当时名动一时的出版社,鼎盛时期可与商务印书馆等分庭抗礼,以图书出版为主,其创办的《文讯月刊》出版周期为一个月,当有出版经营方面的综合考量。该刊依托于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创刊主编为该所副所长谢六逸,初期出版地在贵阳。

谢六逸,贵州贵阳人,作家、翻译家,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首任系主任,是中国早期新闻教育的重要开拓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贵阳。1943年,谢六逸卸任《文讯月刊》主编,继任者有顾颉刚、白寿彝等学术名家,以及诗人臧克家,出版地迁至重庆、上海等地。从1941年10月出版创刊至1948年12月停刊,《文讯月刊》共出版了9卷5期49册。在那个烽火连天的特殊岁月,出版物资源匮乏,《文讯月刊》的创办、出版、发行,所刊文章领域之广泛,所涉作者之多,堪称奇迹。2024年12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了由王永伦、管新福、刘可文挖掘整理的《〈文讯月刊〉全编》,原汁原味地呈现了该刊全貌,为学术界献上了一份独特的文献厚礼。

《文讯月刊》诞生于中华民族的危难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一大批高校、科研机

构和知识分子被迫内迁,形成了由东向西的文化大迁徙。贵州作为西南的大后方,迎来了浙江大学、大夏大学以及协和医学院等多所高校的迁入,一时间众多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云集贵州,学术氛围空前浓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讯月刊》应运而生,成为战时贵州乃至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它的作者团队堪称战时学术界的“明星阵容”,包括茅盾、朱自清、叶圣陶、陈瘦竹、巴金、洪深等文化界名流,共同构成了战时贵州一个独特的“学术共同体”。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期刊,《文讯月刊》在内容刊载上打破了学科界限,为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交流平台。其刊载的内容涵盖文学文化、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既有严肃的学术见解,也有反映学者们战时生活的散文随笔,可以说是全方位、多角度地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学术坚守。比如,在文学方面,《文讯月刊》发表了大量反映抗战现实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作品,不少已成为如今的学者们研究抗战文学的重要参考文本;在史学领域,相关研究贵州和西南地区历史的文章,为后续的地方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自然科学方面,内迁学者和科学家们在抗战时期的实用研究,充分展现了知识分子们科学救国、科学报国的